

## 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63.com  
2025年9月5日 星期五

台风没有吹到长沙，从寒冷的高铁车厢走出来，热浪扑面，浑身有火苗在撩。随人流走到打车处，等来一辆的士。

“师傅，抱歉啊，我到的地方很近，就起步价。”

“我排队等了一小时，你就给我起步价。”师傅嘴里没吐象牙，也没吐狗牙，算是文明，只是不停嘟囔。

“我在网上订了一家就近酒店，明天早上赶车方便。我不熟悉附近路线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我给双倍价。”

双倍价也没让他安静下来。“很方便，这条路照直走，前面一拐，就到了。根本不用打车。”

五分钟就到了。果然很近。扫码下车，车子掉头，箭一般离去。是不是又去排队了？

我的长沙夜，刚刚开始。

这是一个很大的杂乱的居民小区，没有招牌，都是住宅，酒店在哪？

从网上找到电话打过去，很久没人接听。糟了，被骗了。

正准备挂掉，手机里出现一个肥胖的光头黑脸男，我问他酒店在哪。他说：“你将手机摄像头对着路边，对，往前走，不对，不对，往左。再往前。”

“是这吗？这是个单元楼道啊。”“对的，三楼。”电梯里汗味、霉味、外卖味，一个小哥手里拎着七八个外卖袋。走出电梯，这哪有酒店呀。脏，乱，凄荒，闷热，酸臭。

又打电话。“你往里走。看到一个洗衣房没有，洗衣机上有个篮子，篮子里有钥匙，你住618室。”

没有前台，无人值守，原来都是他在遥控指挥。

不敢触摸任何用电器，开关面板掉落，借着楼道微光，我找到了门卡。

我鼓捣半天，门打不开，隔壁房间门开了，一个男生钻出一只三角形脑袋：“你住店？这里条件太差了。”说罢，头缩回去，门关上。

真有人住，那就好。我准备继续打电话，门突然开了。

还好。里面有床，床上有被子，黯淡的白色，被子皱巴巴，经历沧桑的老人的脸。

往里还有一张床。原来还是双人间。有厕所，蹲式小便池上方有个花洒，打开，嘿，还有热水。

没有任何明显污渍，看上去却哪里都不干净。勉强冲凉，犹豫再三，在阳台上一张小床上慢慢躺下来。我想，万一半夜有什么变故，离门远一点，应对时间会稍充裕。

想起住干店的传说。长途拉车的苦力，晚上到了某个集镇，路边有一间土坯房，房里空空，交上一毛钱，从店主那里领来一捆稻草，往地上摊平，从

架车上解下被褥，铺在稻草上，躺下就睡，几分钟后鼾声大作。那时候，失眠的人都是大脑受过外劳。

我住的地方比干店强多了，为什么心里还有强烈不适，还睡不着呢。

我在心里狠斗私字。忘了过去苦日子了？

没忘。从前酒店都是多人间，多到大通铺没有人头限制，睡满为止。才几十年功夫，许多词语需要解释了。大通铺，就是几十个人直溜溜一排睡过去，而且男女同宿。陌生男女睡在一起？也不全是，是男的一溜排过去，女的一溜排过来，最后，男女还是会劈面相逢。那还是不行。行的，中间是一对夫妻，丈夫守住了男队最后的底线，妻子做好了女队最好的防护。

这是极端情况。普通情况是四人间三人间，奢侈的是双人间，单间也有，可能是没有窗户或者楼梯间之类。

有一次，我走进房间，有人睡在我床上。他说没看清，收拾衣服爬到自己床上，腿上露出不明原因的伤口。我只能抖开他盖过的被子，使劲抖，硬着头皮，享受他的余温。

也曾遇到过雅人。

喜欢唐诗宋词的年纪，在宾馆住下，同室大概二十多岁，对着窗外奔流的江水，天低云暗，他在吟诵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……”声音浑厚，吐字清晰，情感内敛，我私下比较了一下，自己朗诵没有他的好，不由心生敬佩。

两人聊天，他是福建人，到武汉上班，路经安庆，白天登临振风塔，晚上吃过江毛水饺，然后准备安歇。我那时还在学校读书，不知世界有多大，只觉得这世上，福建人的普通话说得最好。

我是什么时候习惯住单间的？豪华标间、行政套房，房间里有若隐若现的香味，前调是柠檬、桂花，中调是茶籽，后调是檀香、琥珀。据说不好闻的气味都被这些香氛提前捕捉消灭了，剩下的是令人清醒的林间草地气息。

被子轻软，洁白蓬松。年轻人的笑脸。

席梦思广大无边，横着睡，竖着睡，都抵达不了边界。

让足音彻底消失的地毯。

安静的灯光，从各个角落轻柔地投射出来，既安分守己，又搔首弄姿。

习惯了，便以为宾馆都是这样，都应该这样。幸好我住过通铺、多人间，在强烈灯光的照射下安然如梦，坦然打呼。

没想到今日路过长沙，又住上这样的酒店。

日光灯管不停闪烁，以为



月光城 散文

## 过长沙

冯渊

它油尽灯枯随时会熄灭，但它挣扎着一直亮到天明。

老式木质桌椅，木头表面油腻。卫生间瓷砖白色，每一条缝隙的污垢都在拼命往外扩张。单薄的床单散发着浓重的消毒水味。床垫我不敢掀动，坐上去感觉是棕绷。

下午在珠海参加一个活动。我的讲座刚刚结束，收到携程一则短信：20日珠海——上海SC2291航班取消。

我没感到意外。今年第6号台风“韦帕”刚登陆珠海。一天下来，珠海市气象台连续三次发布台风蓝色、黄色、橙色预警信号。我老早约了明天跟一个外地来沪的朋友见面，临时从会场逃出，赶往高铁站，趁台风强劲来袭之前尽快离开。

从离得最近的唐家湾站上车，已经没有座位，一路站到广州南站。广州到上海的高铁票早已售罄，多次抢票未果，只能先到长沙，次日清晨长沙到上海的高铁票还有，赶紧订好票。然后订了长沙的这家旅馆，离高铁站最近，休息几个小时，好继续赶路。谁知是这样的地方。

我蜷缩着，尽量缩小身体与床铺的接触。睡不着，听门外的动静。似乎在敲我的门，也许不是。听了好一会，敲门声不疾不徐，“谁呀？”“是我。”

是个女声，年岁很大的女声。应该没有威胁。

我起身，穿过空荡荡的房间，开门。

一个老妇进来，面相不善。“你叫什么？”我报上姓名。她有点不屑，“我问的是你住的旅馆叫什么。”

我报出旅馆名，是那个光头胖男人联系我的。她不置可否。我认真看了下网上旅店的名字，再看看这家旅舍的名字，有一个字不一样。我从网页上找到电话联系人，一步一步找到这地方来，难道是我错了？真有错也好，我干脆重找一家正经旅馆。

她确认了是光头胖男人联系的，又看了我付款页面，说，没事了。关门离去。

我回到床上，有点疲倦。定好了明天早上的闹钟，准备休息。

啪——

窗帘杆掉下来了，连同薄薄的塑料布窗帘，一只蜘蛛从床单上迅速爬过去。陈年的灰垢散发出岁月悠久的味道。

我换到进门的大床上睡，没了帘子，还可以看到窗外的万家灯火。不过，每家灯火都比月亮离我还远。在长沙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。

住干店时，能酣然入梦；住多人间时，还有伙伴吟诵诗

词。昨晚我住在珠海宾馆里，享受宵夜和各种热带水果，在洁净轻软的眠床上，伸开四肢，放心接触被单的每根布丝，安全、干净、清爽。

此刻，我唯一能享受的是空调。将这片小小的空间和外面的燥热隔绝开来。

十一点多，有点睡意。明天大清早还要赶路。我放松下来，准备入睡。

笃——笃——笃。

又有谁呢？

难道还有仙人跳？什么都不要来麻烦我。我不是聊斋里的书生，也不想招惹花妖狐魅。我就想安安静静睡觉。心思枯寂，身体萧条。

笃——笃——笃。

“谁呀？”

“麻烦开下门，我给您送东西。”年轻的女声，清脆悦耳。

送什么呢？十一点多了，难道还有宵夜，或者是我意想不到的花样？不过，听声音不坏。但，会不会出现我掌控不了的局面？

我想起好多年前有个叫贾谊的人，从京城被贬到长沙。有一天太阳西斜时，一只猫头鹰飞到他的屋子里，落座在他的桌子上。猫头鹰进宅，吉凶难料，他打开占卜的书询问，回答是主人即将离去。贾谊于是和鹏鸟对话，写下了《鹏鸟赋》这篇名文。我何不问一下 deepseek：半夜女声敲门，预示什么？

Deepseek 秒回：可能是走错房间，醉酒或精神不稳定者，或者特殊服务寻找潜在客户……建议，千万不要开门，可以拨打前台电话，或者从猫眼观察。

这里没有前台，也没有猫眼，只是一扇普通的破旧的木门。

算了，躲不掉的就来吧。

我起来，开门。

是一个年轻的服务员。她说，房间里没有盖被，她送来了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床单。又建议我空调温度不能太低，会冻感冒的。

她犹犹豫豫地走了，我眼前影影绰绰，视网膜上残留她的形状。倒在床上，连展开单子的力气都没有，随便搭在肚皮上，心里祷告，千万不要再敲门了。

这是一个连艳遇都没有兴致的年代。我既无雅兴，也乏深思。不像贾谊，他有太多的抱负，结果活得十分痛苦，他通过与鹏鸟的对话疗愈自己：其生兮若浮，其死兮若休；澹乎若深渊之静，泛乎若不系之舟。

深渊之静。不系之舟。之舟。舟。舟。

不知何时，我睡着了在长沙。